

外交詩話補遺 (七)

王家鴻

金問泗的桃源曲

三十八年徐州會戰失利，中樞播遷，不佞時任駐瑞士使館參事。是年雙十節，在館舉行國慶，白日無光，青天失色。政府電令駐使向華僑解釋中央戡亂與行憲之決心。散會後，予回寓檢出庚信哀江南賦，讀之不覺淚下。撫時感時，一夕吟成「己丑雙十」七律五首，寄我國駐比金大使問泗。時金使正在安西（阿南栖），出席國際商務會議，於十月三十日復書云：「新詩七律五首，悲歌高唱，慷慨以慨。循誦再三，欽佩無已。本擬易韻勉和二首，乃搜索枯腸，竟無所得，不得已將舊作二首錄呈，並擬以桃源曲命題。」原詩錄後：

山色湖光滿笠裝，倩誰寫出賦中堂。連漪水碧如魚鱗，掩映春濃笑鳥忙。玉帛周旋猶卅國，情懷重疊況殊方。樓臨大道喧車馬，此地誰言是僻鄉。

宴罷釣天白玉京，憑誰細事更何爭。勝遊怕做江城夢，春色應添旅客情。籠月遠烟詩山遠，掠波輕艇信湖平。望中疑有桃源曲，肯許携家遇此生。

二詩寫景寫情，極其細膩。余之「雙十」五首，一讀而知其悲憤填膺，罵盡奸邪，不留餘地。金使只於結局拈出桃源曲三字，較為微婉。「中朝大官老於事」，金使有焉。青簡尚新，宿草將列。願瞻遺墨，良用慨然。

追憶梁雲松兼論其蘋廬詩稿

余於民國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，隨蔣雨巖公使赴德。當時尚無航空事業，由滬赴德，海航需五十餘日。余等乘北德輪船公司科布倫茲 Coblenz 號，同舟者除蔣使外，有梁雲松、譚葆端夫婦，及童用九、石醉六，與余等八人，恰符八仙過海之數。「五十年間似反掌，風塵瀕洞昏王室。」白雲蒼狗，滄海桑田。同舟八人，五十年來，惟梁夫人與余在。梁公為梅縣人，名龍，早歲在劍橋攻法學，漢文甚有根柢，好像考過秀才。他由駐德大使館參事，調任駐捷克公使館代辦，駐羅馬尼亞公使，外交部歐洲司司長。二次世界大戰後，任駐瑞士公使及駐捷克大使。納粹侵略羅馬尼亞，蘇聯侵略捷克，雲松均躬逢其盛。外交團的同事，都笑他是個「不祥人」。他的蘋廬詩稿，存詩九十二首，係其生前編定者。有關外交者甚多，述蘇俄侵略羅馬尼亞經過者，有「新長恨歌」，長達六百八十五字。悼捷克外長瑪沙利克歌，長達五百八十八字。此外有弔邱吉爾、甘迺迪詩，均為七律長句。知人論世，所見不凡。雲松兄與不佞，在德、在外交部及瑞士，三度同事，贈詩多在河梁握別之時，梁詩有唐音。寓居紐約時，用功尤勤，亦如高達夫，學詩於晚歲也。外交詩話初編問世時，蘋廬詩稿尚未付印，未及選入，深以為憾。君於五十七年下世，民國六十一年，嫂夫人羅穗英女士回台，始以君之遺稿持贈。乍見之下，如晤故人。茲選錄古詩二篇，近

體十一首，入詩話補遺，可抵近三十年外交史，亦可稍抒黃墟之痛也。

壬子（一九一二年）赴英過紅海口占

黃沙漢水悠悠，萬里江山一望收。風熱恍疑烽火地，天高夢到白蘋洲。浮沉雲樹輕如葉，搖曳檣帆色似鷗。金字塔光如在目，明朝駝背話清秋。

以詩寫舟行江海景色，極為逼真，亦為君西遊歐陸之處女作。駝背話清秋，足見其興會淋漓也。

己未（一九一九年）赴歐過紅海口占

五載重為萬里遊，祖生擊楫又登舟。英風無賴吹三海，殺氣依然遍兩洲（時中東又告不穩）。千古此為征戰地，幾回能使霸王愁（古羅馬及馬其頓大帝，近代拿破崙、威廉，皆於此受挫）。問誰能了平生願，一霎都成蘆荻秋。

此為雲松兄再度赴歐之作，用漢詩甲古風格，寫歐洲暴君慘敗下場。音調直摹劉禹錫金陵懷古詩，亦是探驪得珠名手也。

新長恨歌

東南半島巴爾幹，其中三國羅馬冠。富有魚蝦黑海濱，肥饒土壤多瓊啤。民族古稱羅馬雄，當年戍卒駐江東。近代臣屬鄂土曼，至今民俗留遺風。獨立以還二十載，王朝德裔民愛戴。前王費難嗜麴蘖，后氏瑪梨克助內。參戰有功領土張，議和俄匈割邊疆。外交迫隨協約國，國防復賴三協商。世子嘉羅習沐浴，漁色曾傳遊北里。流連荒亡不返宮，竟視原妃如敝屣。盧家碧玉帛絲姑，風姑本非傾城姝。一見鍾情相恨晚，如膠似漆縱歡娛。安樂窩中久沉緬，宮闈詭譎終難免。多才妃子知無計，拂袖南行歸雅典。父王母后頻呵嘖，國中士庶交忿憤。

無奈昏主終不悟，自甘放棄繼承權。寧共流亡羈異地，恩愛根深不可二。翌載前王宴駕時，嬰孫承重嗣王位。鬱鬱三年厭外憂，國中父老促回鑾。嘉羅棄機遂返國，從兒手中櫻王冠。立后自知民不服，且為藏嬌營金屋。巍巍郊外白宮成，亭觀突兀新簇簇。御園喬木漸成林，更有奇花異禽。玉液游池粉黛綠，笙歌時雜佩環音。好景不常時勢變，承平十載人思亂。沉復強鄰視眈眈，時遣奸徒肆構煽。中歐次第起烽烟，烽火橫掃東南邊。鐵衛黨人乘機起，嘉羅廢憲附極權。蘇俄強求歸失地，外長託子傳和議。和議無成俄出兵，邊區二省遂易幟。匈人入見此起效尤，威脅亦將失地收。德人自荐任調解，公斷竟依匈要求。羅王知事無可為，重徵老帥出維持。並將國會先解散，放手獨裁不受羈。老帥入宮陳民意，願王下詔辭王位。迎歸王后暫臨朝，恢復儲君主神器。從此道途又出奔，再尋佳地作桃源。十載尊榮今已矣，惟有美人恩愛存。正是中秋明月夜，宮前警備令初下。侍臣含淚送王行，宮女妖姬上鸞駕。十輛鸞輿遙遞過，車轎盡掩碧紗羅。道旁觀者皆嘆息，不愛江山奈爾何。

這篇詩長六百餘字，每四句一換韻。每一換韻，即敘述一故事。全詩以前羅馬尼亞國王荒淫無度，流亡復辟，專權辱國為題材；對於羅馬尼亞史地國情，如數家珍。可惜的是平鋪直敘，無波瀾起伏之觀，與風華典麗之妙。長篇有香山長恨歌在前，實難班門弄斧。但以行人目觀其事，而能紀以長篇韻語，不愧為專對之才也。請再看下面一篇長歌！

